

“孙管干部”苦与乐

□周云龙

现在有一批又一批自我任命、主动上岗的“孙管干部”——孙辈一手管控的干事人员也。“孙管干部”，对应行政级别从上到下几乎全覆盖。

“干部”嘛，就是服务。“孙管干部”，其实最接近“带薪保姆”，苦力地干活。不过，事物是多面的，有苦便有甜，也有乐。

老同事娅，现在名姓俱失，代号是“米米的奶奶”。自从孙子米米开口说话后，祖孙之间就开始斗智斗嘴，其乐无穷、其心也累。

3岁时。某日午餐时段，爷爷、奶奶、爸爸、妈妈轮番上阵，追着米米喂他吃饭。奶奶有点生气地说：“你吃个饭，要所有人都喂一遍。”米米转过身，吐出一个大词：人人有责。

3岁4个月时。米米的奇怪想法变多了：“我长大了要当医生。”问他为什么？米米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我要研究一种‘不死药’。”爷爷纠正他：“要研究‘不老药’吧？”米米继续一本正经：“不是‘不老药’，你已经老了，来不及了，我要研究一种‘不死药’，你们就可以一直在……”

4岁时。看到路边停着一辆车，米米拽着奶奶走到车身前面，边指边问：“这个车标，设计成了一个‘跷跷板’，哈哈，是因为在凹凸不平的路上开，会像跷跷板一样吗？还有个方向呢，是先往这边跷吗？”

米米渐渐长大，奶奶发现自己的思维越来越跟不上孙子的节奏，有时能被他问到噎住。

小区广场上，奶奶等在海盗船密封的桶状螺旋滑梯出口，可是怎么也看不见米米。他，已从另一边斜梯滑

下、溜走。奶奶正在崩溃中，米米笑眯眯地出现了。奶奶带着哭腔问：“宝宝，你去哪儿了？”米米有点傲娇：“奶奶，我独立了，我自己走到家的楼下，想起奶奶还在广场，就回来找你……我独立了吗？”

奶奶缓了口气，尽量平和地说：“算，但是这样做不对，你才4岁多一点，还不具备独立的能力。外面很危险，你今天幸运了，但是明天不一定。你还小，一定要和长辈在一起。”

三步两步，已经上楼，米米坐在门口换鞋凳上若有所思：“奶奶，家里安全吗？没有坏人和动物，我可以独立玩吗？”奶奶说可以，米米接着发话：“那你不要进来，让我独立在家玩一会儿。”奶奶说：“不可以，未成年人不可以脱离监护人。”米米问：“什么是监护人？为什么我要独自吃饭、独自穿衣服，但是不能独自走路和在家呢？”奶奶强调：“你是未成年人，需要监护人的监督和保护。”米米：“我不需要。”奶奶大声说：“这是法律规定的。”米米大声问：“什么是法律？”奶奶说：“就是国家规定的大家需要共同遵守的规则，所有人必须无条件服从和执行。”说完有些心虚，怕他继续追问下去、没完没了，赶紧找出一个借口：“我要有事了，你想好了，自己再换鞋子进来。”一会儿，米米换了鞋，到客厅玩起来。又过了一會兒，他跑到厨房门前，说：“奶奶，我以后一定在你们能看见我的地方玩，我跟你保证……那你也不用，再说这个事了。”

“孙管干部”的那苦那累那烦，分明是苦中有乐、累中有趣、烦中有悟。讲起来是笑谈、听起来是段子，但多年之后，回想起来应该都是温暖。



容器

□云梅

家庭教育群里，我们围绕“容器”这个话题讨论，热火朝天。

海玲说因为实在没人带孩子，她只好带着四岁的儿子上课。事先讲好乖乖当“助教”的儿子毫无征兆地发飙，躺地上哭闹。海玲停下课，蹲下来对儿子说：“你是不是想要妈妈陪呢？”孩子说：“是的。”“想要妈妈陪你应该好好跟妈妈说，躺地上哭闹可不对哦！你现在可以选择继续哭闹，或者站起来好好跟妈妈讲。”孩子马上爬起来，慢慢说出他的想法……此刻，海玲成了孩子的容器，接纳孩子情绪但并不接纳行为，引导孩子应该如何表达、怎样做。

我儿子正值高三，学习、生活各方面的压力都需要疏导，妈妈自然是儿子最亲近、最好使的容器。儿子说长时间坐在小小的教室里，面对上课、作业、考试，十分压抑。儿子喜欢打羽毛球，我就支持他配好装备、抽空和同学打球，儿子告诉我释放后感觉很舒服。父母要做孩子的容器，孩子把事情做好的时候给予认可，当孩子遇到挫败的时候给予支持。

一名群友的老公在外地工作，她一个人带娃照顾小家庭已经很不容易，她母亲打电话来抱怨她父亲总是挑剔自己家事做不好。群友暂时放下自己的烦恼，做母亲的容器，共情、同理、开导、示弱，引导母亲发现和看到父亲细心体贴的地方，几次下来，母亲终于释然了，反过来安慰女儿。

同样是这个群友，丈夫短暂回家又要远赴千里之外工作，离别的晚上，妻子、女儿抱住他大哭，丈夫自己也是心酸。他知道，她们的不舍和日常辛苦需要向他倾诉、需要得到他的接纳，温暖的紧紧拥抱、温柔的语言安慰是她们此时最需要、最安全的容器。

该群友说，现在丈夫每天会和她视频通话，有时会讲与同事之间的不愉快。她此时也会默默地做一个容器，静静倾听，给丈夫分析同事们的行为和背后可能潜在的动机，建议丈夫如何“扬长避短”“为我所用”，妻子的建议常常让丈夫豁然开朗。

在这个充满焦虑的年代，在家庭中，我们彼此做亲人的容器，化解焦虑和矛盾，生活会越来越幸福。



上网课

□余慧

我的孩子是北京一所高校的大二学生，从去年12月底根据学校安排提前离校返家以来，他已经在家待了四个多月了，网课成为常态。距离暑假还有一个左右的时间，从最新的形势来看，这学期应该不太可能返校上课了。

疫情初来的时候，孩子正处于高考倒计时阶段，居家学习长达三个多月。高考前，全市所有高三学生借助网络，完成了一场“史无前例”的“云模拟考试”。作为一名艺术类考生，儿子的专业考试推迟到高考后，也是在线上远程完成的。收到录取通知书是在炎热的八月，开学却一直延迟到十月中旬。幸运的是，学校还补上了开学典礼，那时北京已经开始降温。

转眼三年过去。2021年年底，学校从疫情防控角度考虑，提前让学生回家上网课。孩子一回家就病了一场，正值期末复习考试期间，他在医院里一边输液一边上课，并“庆幸”是网课，要不就麻烦大了。

学校原定今年3月底返校，4月初开始线下教学。谁料到，疫情波动，让返校的时间再次延迟，具体时间依然待定，我们笑称这全日制大学上成了“网校”“电大”。学校每年有城市亲历和下乡采风这样的社会实践活动，因为疫情，一直未能成行，不能不说是很大的遗憾和损失。

居家学习的日子里，一个10多平方米的房间、一台电脑、一部手机，无形的网络连接起了远隔千里的老师和学生。孩子居家学习对我的福利是能偶尔蹭到他的专业课，艺术史课是我唯一能听懂一点也是最感兴

趣的。有一次儿子主动邀请我观看老师上课，那是一名年轻的女老师。他告诉我，这名女老师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博士生，不到40岁，有一个女儿，年轻美丽、事业有成。有一次视频中居然传来孩子喊妈妈的声音，哎，各家有各家的难处。也有老师家里养了猫的，那“毛孩子”可不管正上课呢，会突然蹿到摄像头前，引得熊孩子们一阵尖叫。

学生们大都“狡猾”着呢，一般不开视频，因为他们可能歪在床上、可能穿着睡衣、可能在吃喝……当然这并不影响他们连着麦上课。时间久了，老师偶尔也会点点名，问一声都还在吗？学生们立马回复，在呢，在呢。

孩子们还开启了网络会议，实时在线，边学习边讨论，一起完成小组作业。他的电脑上有一个虚拟形象，可以捕捉到他现实中的动作和表情，在电脑上形成互动，也算给足不出户的居家学习增添了一点乐趣。

然而不管网络如何发达，没有了与老师面对面的交流、与同学的密切接触，很多实际操作课也只能“网上谈兵”。

网课对我们造成的不利影响是，上午8点半上课，儿子总要拖到8点25分才迷迷糊糊地起来，开启网课，有时则是眯着眼睛继续躺在床上，不知道是在梦游还是在闭目静听。到了晚上又特别精神，没有在12点之前睡觉的，最近竟然夸张到了凌晨两三点，问就是说在赶作业，晚上才有灵感。没课或者周末时光，则是一睡大半天，怎么也喊不起。问就是在学校太辛苦了，在家要好好补觉。

静待疫情过去，孩子开学。

本版投稿邮箱

2457901059@qq.com